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郑证因 著】

鹰爪王

卷四

。全六卷

张庆捷◎校点
杨苇◎插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鹰爪王

郑证因 著
张庆捷 校点
杨葑 插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二十四回	武场初开猛左恒铁掌控敌锋	1153
第一百二十五回	劲敌当前万柳堂初试地煞剑	1169
第一百二十六回	箭打连环矮金刚小试擒龙手	1188
第一百二十七回	金转换掌金老七老辣手报旧仇	1205
第一百二十八回	一丐一侠河间府义救崔镖头	1225
第一百二十九回	暗助蓝壁金老寿青竹桩较技	1240
第一百三十回	绾掌怜才释前嫌怒闯连环坞	1257
第一百三十一回	沙门惠剑五户阵巧斗连环圈	1272
第一百三十二回	胆大包身飞刀阵小侠胜薛庸	1288
第一百三十三回	较九芒球万柳堂侠心服萧毅	1303
第一百三十四回	划地对拳铁蓑道示惩献淫媼	1318
第一百三十五回	众怒难犯女屠户领死入刑堂	1334
第一百三十六回	一决生死少林僧独力较三阵	1350
第一百三十七回	掌震灯檠束香桩群侠献神功	1379
第一百三十八回	天南逸叟金龙鞭力敌活报应	1396
第一百三十九回	杀孽难消离魂圈恶战方便铲	1415
第一百四十回	碧眼虬龙查家钩骄敌遭毒手	1428
第一百四十一回	大鹰爪力争生死掌震武维扬	1449

第一百四十二回 死里求生女屠户作术绣吴青 1466

第一百四十三回 净业山庄困群雄铁蓑显身手 1483

第一百四十四回 凌波去匪多指尼港口护船帮 1499

第一百四十五回 瓦解匪帮鹰爪王重返清风堡 1514

第一百二十四回 武场初开猛左恒铁掌挫敌锋

左恒这一出来,淮阳派中人知道他底细的,无不吃惊!因为这种场合是两下争荣辱,决生死的时候,虽已经说明先令弟子们随便露露本门的功夫,可是也不能叫这样傻头傻脑的头一个儿下去。不论输赢胜负,总算与淮阳派的颜面有关;许多人这么怀疑着,全想着续命神医万柳堂必要把他叱责回去。哪知左恒这时已走到掌门人前施了一礼,又向师父万柳堂道:“师父我下去和他们招呼一下,我要是输了师父可接着我。”续命神医万柳堂板着面色说道:“不用多言,既有胆子敢下场子,你还问我作什么?去吧!左恒,只许你和人过拳脚,不准动兵刃,明白吗?”说到这里,向双环镇辽东上官彤瞥了一眼。这江湖怪杰只是微微含笑的看着场子里,鹰爪王见万师弟竟没十分拦阻,蓦然想到此子虽聪慧不足,可是万师弟一手教出来的,现在既是他本师全不拦阻他,或许此子有什么胜人之处,也未可知。遂向左恒说道:“左恒,你既然愿意下场子,在凤尾帮的老师父们前领教,很好!我盼望你不要辱没了师门的威名才好,去吧!”

左恒本来就不会说话,此时抱月回廊上三派的老少群雄坐着的、站着的,不下百余人,全瞪着眼看着他,更是任什么说不上来了。听到掌门人这一叫他下去,巴不得的立刻答应了声,转身走向外面。下了抱月回廊的台阶,往平坦的细砂地上走来,自己也不知站在哪里合适,往前

走了十几步，觉得动手足亮开式子了，转身来瞪着眼往抱月回廊上看着。这时候应该有一番交代的话，请人家凤尾帮的老师父赐教。可是他只是愣着不动，凤尾帮一干匪党无不窃笑。左恒见自己到了场子里，人家并没跟下人来，遂不耐烦的向凤尾帮这边招呼道：“喂！你们谁下来跟我左恒练一趟，别耗着呀！”左恒这一发话，又惹得帮匪一阵哗笑！

天南逸叟武维扬是久经大敌的老江湖道，在先前本没在淮阳西岳一班少年弟子们身上注意，赶到左恒一出来，蓦然间也是一怔！忽的想到以淮阳派偌大的威名，焉能随便叫一个傻小子出场，仔细一看左恒的眼神，两太阳穴，已知此子身上有真功夫。此时见本帮一班舵、堂掌师竟有笑出了声的，不禁双眉一蹙，怒日向众人瞬了一眼，随即说道：“现在淮阳派门下左师兄，赏脸下场子赐教。这位左师兄为乾山万老师的高足，为淮阳派第三代弟子，我们主坛各堂舵主，不能够随便出场，外坛巡江各舵，有愿下去和左师兄领教的，只管下去。”天南逸叟武维扬的意思是，暗中用话指明了人家出场的可是门下弟子，凡是掌主坛正舵的，不要贸然出场。赢了人家，落个以大压小，输给人家，栽的跟头更大。

这时有守雁荡落雁峰舵主金勇，是由昨天调进来的。他原来是湖南铁鹞子张洪的门下，铁鹞子张洪是湖南下五门绿林中第一把能手。这金勇会些小巧的功夫，因为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在江湖道中栽了两次跟头，被铁鹞子张洪逐出门墙。他遂投在凤尾帮中，就派在雁荡山卡子上充了一名守卡子舵主。平日无事，与一班同帮的弟早们说些狂言大话，尽是他自己当初在江湖道上做过多少惊人的事业。只是凤尾帮的门规极严，虽是守卡子，一向没有事，可是他也不敢闹什么意外的事。这次净业山庄之会，武维扬因为已经有人心生内叛，所有主坛附近水陆各舵，不重要的地方，全调进十二连环坞。

金勇一见主坛有这么多的能人，自己不禁平日的气焰，矮了一半。本想无论如何龙头帮主面前多少也露两下子，往后也有巴结三堂的希望。及见这么些能人在头里，自己哪还指望露这份脸，赶到淮阳派中出场的竟是傻小子，心说：“这可该着我金勇走运，这种便宜事不捡等

什么！”遂在龙头帮主话一落声，立刻从末后的同帮弟兄抢出来，走到当中，向上说道：“外坛落雁峰掌舵弟子金勇，愿下场和这位左师父领教领教。”天南逸叟武维扬道：“愿意和这位左师兄领教很好，你不要轻视这位左师兄，他既是乾山万老师的高足，定具非常身手；更要明白这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不得擅自伤人，去吧！”

落雁峰舵主金勇答应了声，立刻又向淮阳西岳掌门人一拜，转身走出抱月回廊。这落雁峰舵主金勇年不满三十，生得好一份“卖相”！抱月回廊中早把长衣抖去，这身疾装劲服越显得英挺。步到场子中，见傻小子左恒怔呵呵的那种神情，只是忍着笑，离着左恒有丈余远，停身站住。傻小子没等这位落雁峰舵主金勇发话，却等得不耐烦的招呼道：“喂！咱们两人招呼一下子，你可估量着，我左恒手脚上没准，要是有个磕着你、砸着你的，可别怨我手底下没交情。”金勇一听，这满不叫外场话，哪有一照面，先跟人交代这些个的！可是龙头帮主已当面交派我，叫我点到为止，不得任意伤人。这小子他倒走了前步，该着只许我挨揍，不许我动他，先把话堵住，没有这么冤的事，我也得先把话垫上。遂含笑说道：“左师兄不用客气，你是名震江湖乾山万柳堂老师父得意的弟子，手底下那会没准？我金勇不过会几手庄稼把式，没有什么真功夫，将来给左师兄熟熟招，请左师兄多多指教。不过诚如左师兄所言，动手过招，谁也难免有个收招不住，倘有失手之处，还望左师兄多多原谅！”

左恒嘻嘻一笑道：“没有那么些说的！我这人不会说话，你们老子派你来和我动手过招，干脆比划上看，我小子就是不会嘴把式。来呀！咱们说干就干，我师兄常常说我，破车别碍好道。哟！慢来，你这和我一啰嗦，险些把要紧的事忘了。你可听明白了，要是肉糟骨脆，可千万另换别人，回头把你整个腿折胳膊搭拉，怪没意思的，金伙计，对不对？”金勇愤然作色的说道：“左师兄，这里当着多少位成名的老师，不是我们笑谈之地，左师兄有本领自管赐教。”左恒仍是嘻嘻的笑着向金勇道：“来呀！你就只管招呼。”说完这话，仍然是大马金刀的两手往下一搭拉，两眼只看着金勇。金勇见左恒也不按拳家的规矩开门立式，遂打定主意，索性

早把这小子打发回去，免得惹人讨厌。遂向左恒一抱拳道：“左师兄请发招吧！”左恒道：“没那么练过，你不会发招么？”这一来不用动手，行家里已看出左恒的本领比金勇高。这样傻头傻脑，他竟懂得拳经的真传，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更有他那种不开门不立式，正是先天太极图，这是拳家的上乘。

金勇乃是下五门绿林的传授，又兼没把左恒放在眼里，自己此时一心一念的想把左恒挤下了，自己在人前显锐，凤尾帮中称雄。见左恒不肯发招，遂说了个“好”字，双掌一分，一塌腰往前一耸身，已蹿到了左恒面前。金勇脚底下这份轻快，倒也受过真传，脚尖一点地，身形已欺近了左恒，右手骈二指往左恒面上就点；那左恒是纹丝不动，直容金勇的指尖已到，微一晃头，金勇的二指点空，左恒双掌这时才暗暗从下往上合拢。金勇见左恒竟自能沉着应付，立刻以虚为实，猝然右掌往回一撤，双掌齐发，用十成威力往左恒华盖穴便打。这种双照掌也真厉害，势子又劲又疾，掌风已然接近。却不料左恒双掌已翻上来，往金勇的两臂当中一穿，嘴里也不闲着，却喊了声：“这手不算。”左恒的双掌往外一分，金勇只觉得被他掌缘搭上的地方，痛彻筋骨！只想这一来非伤在傻小子掌下不可。

哪知左恒并没变招，把金勇的双照掌分开，竟自猛的往回一撤招，身形斜转，往左一个盘旋。金勇又觉得左恒武功还是嫩得多，若是趁势发招，自己非伤在他的掌下不可，气往上一撞，勇气又生，自己的脚下也往右斜退了两步，见左恒也圈过来，心想：“这小子手底下似乎很有两下子，我别上他的当。”精神一提，两下里又欺近了。金勇横着往前一探步，甩掌往左恒的背后，心说：“你还往哪里走？”“嘿”的一声，双掌是斜劈华岳，往左恒背上砸来。“呼”的一声，双掌打个正着，这一来金勇的苦可就吃大了；因为左恒这种功夫，最能克阳刚之气，最怕阴柔的内家掌力。这时金勇双掌往左恒背上一落，“咔嚓”一声，金勇的双腕子全折。

左恒觉出这小子用的十成力，心说：“这叫活该！”猛然往起一震，喝声：“去吧！”把个落雁峰舵主给摔出数步，仰跌在地上，面如金纸，已疼

晕过去。这一来，立刻把抱月回廊上一班轻视左恒的群匪震住。有本帮刑堂师率领麾下一班矫健弟兄，搭过一张软床来，方要动手往地上搭金勇，那抱月回廊有人喊道：“吴老师别动，金舵主双腕已折，若是把骨环给错大发了，就不易接了！”说话的人是一位执堂师，口中这么拦着，已然走下抱月回廊。

这时又由里面走出一个少年，是在龙头帮主身后执役的，站在回廊的台阶上，向下招呼道：“刑堂吴老师，龙头帮主有谕：金舵主骨节已受重伤，特赐八珍接骨丹三粒，带回刑堂，在一个时辰内须为他接骨医伤，不得延误。特许金勇在总舵休养十日，赶回落雁峰效力，不得有误。”这名执役少年说完了话，立前转身退回回廊。这里刑堂师们已然另喝来两名服役的匪党，四个人各自分托着这位落雁峰的舵主，轻轻的搭起来。两个人托着被伤的腕子，虽是这么加着小心，可是这已折的骨节哪还禁得住再动？立刻把个金勇又由昏迷中疼得惨叫了一声，仍然晕过去。

那一干执役的帮匪，手脚非常敏捷，把金勇搭了出去，这里傻小子左恒把金勇摔伤之后，竟若无其事的只站在那里看热闹。直到把金勇搭走之后，这才想到自己还得接着干。上官老师说给自己，要想给淮阳派露脸可不能只伤一个，要动手就得拾掇他们三个五个的。此时见把受伤的已然搭走，抬头往抱月回廊上看了看，看掌门人和师父们全没怪罪自己；再看一班师兄弟们，一个个全向自己含着笑，左恒越发把胆子放大了，向回廊上招呼道：“喂！我说你们还有敢下来和我招呼的没有？有那禁打禁砸的，长得结实的下来，咱们招呼两下子，好让别人。”

左恒话未落声，凤尾帮中已然走出一人，径向龙头帮主讨令，跟着翻身竟奔廊外来。一面走着，把身上的长衫甩在廊下兵刃架子上，从身边掣出条青绢帕，很敏捷的把辫发包上，身形矫捷，步眼轻快；来到左恒面前，丁字步一站，一抱拳，向左恒道：“左师父，我在下忝掌敝帮分水关外巡江第九舵，姓侯名玉。方才那位落雁峰舵主，不该轻视左师父，不知左师父身上有横练的功夫，把双腕震折；总算左师父手下留情，留得他

命在，我侯玉特来和左师父领教领教，左师父可要手下留情。”左恒见这自称掌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的，也是个少年帮匪，看情形，也就在二十多岁，相貌穿着，透着那么精神矫捷，左恒道：“没那么说的，动手比武，谁得手谁揍谁；和我说那些话，我全不懂，你就亮招吧！”

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微微一笑道：“左师父，少和我姓侯的装疯卖傻！左师父，你手底下伤人时，比谁全明白，好吧！咱们拳脚下见输赢，可是我有话在先，你不亮招，姓侯的绝不发招，姓金的上了当，我侯玉不会那么不懂什么。”左恒将眼翻了翻，“扑哧”一笑道：“你这人心眼子真多，你想我左恒使用的什么家数，哼！只怕你这辈子明白不了。我小子是师父怎么教的怎么用，叫我先动手更容易，我使唤出来的招儿你自己看。我师父告诉我，把式匠，伸手抬脚全是把式，学整套的拳脚，我没那么大本事，学不会。叫我小子先动手，这可是你说的，我是说打就打，相好的接招！”

这左恒莫看其外貌那么鲁鲁笨笨，这接招两个字一出口，身形往下一塌，狸猫扑鼠式，已扑到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面前。黑虎伸腰，双臂一抖，双掌照巡江第九舵舵主侯玉劈胸便打，掌力既劲且疾，侯玉说声：“来得好！”身形往后斜着一栽，成“卧看巧云”式，右脚却用斜身蹬脚，照左恒丹田就踢。这巡江第九舵主侯玉虽是出身江湖道，却经过名师，一见左恒伤那金勇金舵主时伤的特别，已看出这小子功夫上有真传。按傻小子对付他，非全栽在他手里不可！他有横练功夫护身，没有克制他的本领，白在他手里送命。打定了主意，自己要以智取，来给本帮争回脸面，这才奋勇下场子。一到场先用话把左恒买住，要叫左恒先亮招，自己好看看他的拳路家数。哪知左恒是另有所传，绝不似一般师兄兄弟们一动手，先示自己是淮阳派的门户。赶到一发招，是疾且快，暗合拳诀的上乘：人不动，己不动；人若动，己先动。并且他运用的是先天八式，乃是续命神医万柳堂苦心孤诣融合内外家的“八式”（即武林中俗称的把式）创为先天八式掌，并且只传授他自己，别的弟子全不教。

就因为左恒原是蒲田少林寺监院慧善禅师的徒弟。据慧善禅师说

过,本不宜收他,只为自己和他有夙世缘,无法放手。可是后来慧善禅师被福建少林寺掌教派他接掌罗汉堂,实无法带左恒去,这才把左恒交给至友续命神医万柳堂,并且叫他拜在万柳堂门下,暗示万柳堂要如何传给他保身护命之法。万柳堂遂竭尽方法,把左恒敦成一身不同凡俗的本领。虽是他本师慧善禅师曾说过,此子固是聪慧不足,但有福厚之相,一生没有多大灾祸。虽是他本师这么说,万柳堂历来就没叫他出过归云堡一步。今日这左恒居然能够这么畅意的施展师门所学,自己何尝不知道输给人家丢脸?所以动上手,把师门的传授,一点不含糊,随机运用。巡江九舵主侯玉一照面,就照左恒丹田穴下毒招,这正是他已识铁布衫的破法。左恒自己哪会不知自己的短处?左脚微往外一滑,往左一摔身,已把正面避开,右臂往下一沉,照着巡江九舵主的迎面骨上就切。

侯玉已知道左恒手底下有真功夫,不敢稍存轻视,身躯往左一拧,双臂一带,把身形一转,右腿撤回,腾身跃开。左恒怒叱道:“相好的,你别想走!”身形扑到,黑虎掏心,向巡江九舵主侯玉的脊背就打。侯玉脚才着地,觉出左恒从背后袭到,右脚往外一滑,脚尖一用力,身形巧转,已到左恒的右侧。左恒的一拳打空,右臂急切间撤不回来,侯玉是趁势进招,双掌一分,右掌照左恒的右太阳穴便打。左恒见侯玉这一拳打的又是地方,嘴里喊声:“好小子!”往前微一俯身,把太阳穴错开,全身由左往右一个猛翻身,“挺胸巧翻云”、“倒架金梁”,左恒这两条铁臂借着翻身之势,往侯玉的右臂上撩去。侯玉虽知左恒不是弱者,万没料到竟有这种绝技!自己这条右臂还算撤的疾,只扫着了,侯玉被震出三四步去,臂上痛如刀割。傻小子这种险招破敌,一班师兄弟们个个吃惊。连掌门人鹰爪王全暗暗称奇,想不到此子竟有这么纯的功夫,难为万师弟怎么教出来的!不提这里人人赞叹。

且说那巡江九舵主侯玉,险些伤在左恒的手中,羞愤之下,把身形展动,三次进攻。却只施展些小巧的功夫,蹿高纵矮,闪展腾挪,声东击西,虚实莫测。这种小巧的功夫,也实非一般庸手所能应付。侯玉这一间隙,仍然是只拣要害地方下手。这一来,左恒也暗打了主意,知道对方的

厉害，自己遂把师父所传的先天八式施展开。一面更留神着侯玉的发招，只要不是要害的地方，并不去接招，反倒乘机进攻。只要是不能接招的地方，才用先天八式掌去拆，两下一拼斗，才各见出功夫来。

傻小子左恒这种先天八式，是融合内家拳宗八形八式演出来的。内含内家八式的猫蹿、狗闪、兔滚、鹰翻、松子灵、细胸巧、鹞子翻身、金雕现爪，外家八式的搂、打、腾、封、踢、弹、扫、挂。从这八形八式里演出拳招，变化神奇，虚实莫测。左恒是万柳堂以精纯刻苦的功夫来传给他的。万柳堂自己精研出这种先天八式，不像别的拳招，是由首至尾，把整套的拳全教出来，再拆开了用。对于左恒是从一下手就是散着教的，一招一式，全是随机随变化运用，诱招、引招、等招、喂招，全是先天八式，八八六十四式，循环运用。这种拳招使用上，令对手无法认他的招数。左恒这时把一身所学全施展开，两下里走了六十个照面。

哪知左恒一个饥鹰捕兔的式子，稍慢了一些，那巡江九舵主侯玉认为良机难得，遂运用轻功绝技，燕子穿云，从左恒的头顶上蹿过去；身形往下一落，正是左恒的背后，左恒的一招扑空，人已从头上过去。只觉得脑后一股子劲风袭到，知道侯玉又往自己脑户穴下毒手。左恒这种横练的功夫，唯有脑户穴、玉枕骨最是致命伤！当时真是间不容发，侯玉的掌风已然袭到，再想闪避已然来不及，遂用了手铁鹰翻翅，这次两下里的招数同时用上；左恒的后脑已被侯玉的掌风扫上，可是左恒这一招也是毫不留情，双掌皆翻过来，完全击在巡江九舵主的左肋上。侯玉整个的身躯被击出数步去，跌在地上；左恒也觉得头脑昏沉，踉跄的倒退出三步去，坐在地上。左恒这么动手，身上脸上绝未见汗。不料此时只被侯玉轻轻一掌，已然头上见了黄豆大的珠子，两眼一阵阵发黑，心头发热。可是那侯玉跌在地上时，口中已喷出血来。这一来抱月回廊上，已然有人蹿来，大喝：“姓左的，竟敢连下毒手，伤我凤尾帮两家舵主，我倒要向左师父领教领教你这淮阳派门下，重手伤人的功夫！”

从抱月回廊蹿出这人乃是巡江总舵洪玉涛，这侯玉乃是他的义子，平日极其钟爱。此时见伤在左恒的手中，口中已喷出血来，性命难

保；情急之下，也没向龙头帮主讨令，竟自蹿出来。洪玉涛虽也是老江湖，此举颇嫌冒失。在他这一呼喝，傻小子虽已经是坐在地上头晕目眩，可是耳中已听到了洪玉涛的呵斥，从丹田一振气，两眼睁开，心想：“我淮阳派有宁死不辱的信条，人家叫阵，我不能栽了。”但是此时这一强自起立，更觉得头重脚轻，身形没站稳，方要开口答话，突然疾若飘风，有一人以燕子飞云纵的轻功绝技，从抱月回廊的座上蹿出来，落到左恒的面前，身形未着地，已然喝声：“蠢子，不许说话！”左恒已听出是师父万柳堂到了面前，左恒竟把要说的话咽住，这时双肩已被师父抓住，续命神医万柳堂复喝声：“坐下去，不要命了么？”左恒虽则两眼迷离，但是心里明白，可是自己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也不成了，被万柳堂抓着双肩，给放在地上。万柳堂匆遽间看了看左恒的脑后，从怀中掏出一只药瓶子，倒出三粒丹砂来，塞在左恒口中，说了声：“不要说话，把它咽下去。”又从“任”“督”两脉上以推血过宫的手术引血下行。

这时那抱月回廊上已然有两位执堂师下去，更率领一班执役的匪党们抬过两架软床来。一位执堂师过来向万柳堂打招呼，说是奉龙头帮主的坛谕，两下受伤的人，全由本坞负责治疗。另一个执堂师却向那巡江总舵洪玉涛传谕：“两下动手受伤，乃是极平常的事。洪舵主没有主座请示，竟自下场子向淮阳派叫阵，既嫌失礼，又犯坛规，赶紧退下。”

这一切事全在同时，续命神医万柳堂知道左恒业已无妨，一面向回廊上司徒谦等一招手，一面向执堂师点点头道：“谢帮主的盛意，小徒已经无妨。贵帮的侯舵主的伤势过重，别叫他们动，只要一移动，当时准毙命。万某略明疗伤保命之法，愿代效劳，请老师父们叫他们取一碗水来。”说到这里一回头，见那巡江总舵主洪玉涛，恶狠狠转身要回抱月回廊，续命神医万柳堂冷笑着说道：“洪舵主暂请回座，他们两人的事，万某回头自有交代。”万柳堂说了这两句话，也不再理洪玉涛。这时司徒谦等已过来，万柳堂道：“把左恒架到廊子里，叫他静坐半个时辰就行了，只不许他随意行动。”司徒谦等答应着，把左恒架了进去。这里续命神医万柳堂奔到侯玉身旁，见侯玉面如白纸奄奄一息，伤势之重，已达到极

危险的地步。这时匪党中执役的已把热水取来，所有一旁侍立的匪党，无不紧皱眉头，认为这种伤势，到了这种地步，只怕没有多大指望了。

续命神医万柳堂先摸了摸侯玉的脉息，然后把衣服解开看了看伤处，见肋骨已折，自己也不禁皱了皱眉头。遂从囊中把自己在乾山归云堡配的金疮铁扇散拿了出来，这时巡江九舵主侯玉的牙关已紧，又是在把式场子里，手底下用什么全不便；万柳堂用右手把侯玉的下颊托住，用左手轻轻把两颊的骨槽给揉了揉，右手轻轻一托，把下颊给解下来，口自行张开。万柳堂以敏捷的手法，把药瓶子口送到侯玉口边，把金疮铁扇散倒在口内，跟着把匪党们送来的热水给倒在口中，赶紧把骨槽给合上。这时有凤尾帮掌刑堂老师海鸟吴青，从刑堂料理完断眉石老么回来，知道本帮连着有两位舵主受伤，自己赶紧带着两位医伤的能手赶到。见本帮的受伤人，竟由淮阳派万柳堂当场医治，自己深为不快。遂向前打着招呼道：“敝帮侯舵主当场受伤，这是他武功不到，学艺不精，不度德不量力，咎由自取，应由本帮自行治疗，怎倒劳动起万老师来？还是把他交给我们带走，自己治疗吧！”

续命神医万柳堂微微一笑道：“吴老师，不要以为万某多事，万某是以人命为重，此时没存着敌我之分。因为侯舵主被小徒重手所伤，只要稍一耽搁，再容他喷出第二口血，就是有续命的金丹也无能为力。现在我已给他服下药去，少时请吴老师把他带走，把他安置在稳妥的地方；再给他把接骨丹服下去，用手术把肋骨给合上，必须静养四十九日才能复原。万某不才，略懂得一些医术，在吴老师面前，可称得是班门弄斧，不过念在江湖的道义和练武的不容易，才敢这么冒昧，望吴老师还要多担待吧！”

海鸟吴青先前还不清楚那侯玉的伤多重，只知道受重伤，所以一来到见由敌人代庖，觉着有扫凤尾帮的面子；此时已看出侯玉的伤势已经生死须臾，万柳堂的话，又说得软中有刚，不由闹了个面红耳赤。万柳堂此时更不愿听他再说什么，跟着说道：“吴老师，我万柳堂是以救命的心来救人，信也罢，不信也罢，请你赶紧把侯舵主带走吧！”说到这里，更

不容帮匪们动手，自己一俯身，两臂一伸，右手向侯玉的项后，左手向侯玉的两腿下，轻轻把侯玉给托起；喝令担架软床的匪党把软床抬起，万柳堂这才把侯玉轻轻给放在了软床上。这一来受伤的除了头脚略动外，中盘丝毫没有震动。刑堂师海鸟吴青又是惭愧，又是折服。

续命神医万柳堂向囊中取出一剂接骨丹，交给海鸟吴青，只说了声：“请吴老师照万某所说去医治，侯舵主或还保得命在。”说罢转身径回抱月回廊。这时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已然奉命降阶相迎，回到抱月回廊上，龙头帮主天南逸叟武维扬也站起来，抱拳拱手道：“万老师，以武林道义来救敝坛下，叫武某感谢不尽了！万老师的医术通神，尤令武某五衷钦佩，万老师太辛苦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并不落座，只站在自己的座位前，向武维扬道：“武帮主不要过奖，万某略明医术，所以不嫌冒昧来为贵帮刑堂老师们代庖，不见责万某多事，已是贵帮老师父们宽宏大量，哪还当武帮主的感谢二字。方才那位老师父下场子要和已受伤的劣徒较量的，恕我万柳堂眼拙，不知他职掌哪一坛，贵姓高名？请武帮主给指引指引，万某有两句话要向他请教。”

天凤堂香主欧阳尚毅，知道这位乾山万柳堂不肯放过巡江主舵净江王洪玉涛那个碴；知道这位续命神医万柳堂实不是易与之流，遂不等龙头帮主答话，忙代答道：“万老师，方才犯坛规下场子失礼的，是敝帮巡江主舵洪玉涛舵主，方才受伤的侯玉是洪玉涛的义子；见他义子受伤过重，性命不保，爱子情深，才有那种冒昧举动，万老师还要加以原谅才是。”万柳堂忙答道：“欧阳香主，说哪里话来？万某焉敢对贵帮老师加以责难，不过万某的举动，也一时的冒昧失礼，所以才要向洪舵主解释几句话，欧阳香主放心吧！”万柳堂说话间，目光一瞬，已看到了那巡江主舵洪玉涛坐在第十一座，遂向他拱手道：“洪舵主，万某有几句话要向洪舵主前申说，请洪舵主原谅我万柳堂的冒昧。”净江王洪玉涛已被武帮主申叱，忿忿不平的坐在那里。明是看着义子侯玉生死莫卜，可是限于坛规，竟不敢随意出去察看。此时听到万柳堂向自己说话，遂怒目相视的答道：“万老师，有什么高论，自管赐教，洪某洗耳恭听。”

续命神医万柳堂道：“洪老师，我们全是练武的，应该知道武术固然能防身御侮，可也正是杀人的利器；只要动手发招，就不易得到两全。这次敝派来到十二连环坞，践约赴会。不得已，两下里要以武功来印证印证所学；只是动上手难免失手收招不住，拳脚下伤人。不过在座的全是久经江湖的武林前辈，眼里头全看得清楚是动手失招，或是心存恶念；小徒与贵帮金舵主、侯舵主动手的情形，众目之下，谅还瞒不过大家去。我淮阳派门下，绝不准弟子们任意伤人，小徒身上虽有铁布衫的功夫，也绝没敢遽然炫露；可是金舵主一照面就往致命处下手，致使小徒不能不加以反击。赶到那位侯舵主动手时，既已深知小徒有横练的功夫，却只拣那不能接受掌力的地方下手。以他两人而论，既无深仇又无宿怨，侯舵主遽施辣手，要把小徒当场置之死地，小徒在已遭他毒手之下，才以最后余力，把侯舵主打成重伤。

这件事以洪舵主的武功经验不会看不明白，侯舵主那一掌要是打实了，不仅万某十几年辛劳毁于他一掌之下，只怕小徒此时早已废命。这种动手情形，在他两人还可以是一时意气用事；而在洪舵主则身在武帮主领导之下，又掌着巡江十二舵，竟要和已受重伤的小徒，作决死的较量，未免失当。万某话已说明，洪舵主主要是心有未甘，我万柳堂身为左恒的师父，愿代劣徒受责，洪舵主肯赐教么？”

这位巡江总舵主洪玉涛被万柳堂这番话，问得脸上一红，跟着说道：“万老师既然认为洪某的措置失当，洪某已不便置辩，万老师要是肯赐教的话，洪某奉陪。”说着话，就要出来向帮主讨命。这时有凤尾帮的来宾黑煞手方冲站起来说道：“万老师的话，未免有些不合的地方。我们既知道是杀人的利器，那伸手过招，手底下能够取舍自如，收放如意，那得武功练到炉火纯青的，才敢那么讲。像他们已下场子的，谅还谈不到这种境地。那么侯舵主掌伤令徒的要害，也是偶然的事，我们还加以心存恶念四字，未免近于苛责。要是这么说下去，那就未免叫别人不好再下场子比较了。方某久仰万老师的威名，三十六路擒拿手与贵派掌门人齐名，方某趁今日的机会，在万老师前领教领教。”

万柳堂尚未答话，双环镇辽东活报应上官云彤一声狂笑道：“万老师这是你徒弟招出来的祸，你接着吧！你徒弟有横练的功夫，人家方老师有黑煞手，专打十三太保横练的阴柔掌法。这可没有别人的事，徒弟惹出来，师父去搪。好在你受了掌伤，自己有好药去治，用不着我们替你担心了！”

上官云彤这几句话，一半是向万柳堂打招呼，叫他提防着此人的阴手黑煞掌厉害，一半是给两人扣实了，谁也不能再说了不算。黑煞手方冲却恶狠狠的瞪了上官云彤一眼，万柳堂欣然说道：“万某此来原是为多认识几位武林名家，这是求之不得的事！方老师咱就下场子谈谈手，叫万某也见识见识方老师的掌力。”黑煞手方冲说了个“好”字，立刻从座中走出来，向南天逸叟武维扬一抱拳道：“武帮主，方某不才，愿在万老师面前领教，武帮主可许方某在贵场献丑么？”南天逸叟武维扬忙站起来答礼道：“方老师肯赏脸在敝场一显身手，这是最难得的事！武某愿方老师和万堡主各以绝技令武某一开眼界，方老师请吧！”续命神医万柳堂也向掌门人鹰爪王施礼道：“师兄，小弟到场子里和这位技击名家领教几招，小弟武功浅薄，说不定就许贻门户之羞，师兄还得给我接后场。”

鹰爪王含笑答道：“万师弟太客气，我们只抱定以武会友，点到为止就是了。”续命神医万柳堂复向活报应上官云彤等一抱拳道：“万某有僭了。”复向黑煞手方冲道：“方老师请！”这才一同走向场中。这两位全是江湖成名的人物，这一下场子，群雄十分注意。万柳堂却了两步，往下垂手背南面北一站。黑煞手方冲见人家已然走在自己头里，只得往北面一站，向续命神医万柳堂道：“万老师太客气了，那么万老师请赐招吧！”

续命神医万柳堂说了声：“恭敬不如从命，方老师请。”万柳堂一抱拳，立刻按本门行拳立门户的规矩，两手先往下一垂，脚下步眼一动，两脚微错，成了不丁不八式；左足在前，右足在后，两臂往上一圈，左掌当胸，右掌抵触；吸腹挺胸，三尖相照，气静神宁，固若盘石。湖南黑煞手方冲以内家劈挂立掌式进招，猱身而进，口中却说了声：“万老师恕方某无